



欢乐颂
典藏版

遇见真爱就跟遇到魔一样谁都可以，我们又怕又期待。
然后破茧成蝶。各自走进各自的故事里。

阿耐作品

②

欢
乐
颂

典
藏
版

Ode to
Joy

四川文艺出版社

图书在版编目 (CIP) 数据

欢乐颂 : 典藏版 / 阿耐著 . -- 成都 : 四川文艺出版社 ,
2016.3

ISBN 978-7-5411-4265-9

I . ①欢… II . ①阿… III . ①长篇小说—中国—当代
IV . ① I247.5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 (2016) 第 038945 号

HUAN LE SONG
欢 乐 颂
【典藏版】
阿耐 著

特约监制 刘运东

特约策划 肖 恋

责任编辑 李淑云 (lishuyun98@gmail.com)

整体装帧 程 然

出版发行 四川文艺出版社 (成都市槐树街2号)

网 址 www.scwys.com

电 话 028-86259285(发行部) 028-86259303(编辑部)

传 真 028-86259306

邮购地址 成都市槐树街2号四川文艺出版社邮购部 610031

印 刷 三河市南阳印刷有限公司

成品尺寸 165mm × 235mm 1/16

印 张 82.5 字 数 1000千

版 次 2016年4月第一版 印 次 2016年4月第一次印刷

书 号 ISBN 978-7-5411-4265-9

定 价 98.00元

Ode to
joy

阿耐作品

②

欢
乐
颂

典
藏
版

四川文艺出版社

第 27 章

安迪到办公室时，看到谭宗明已喝着一壶咖啡等候。谭宗明咖啡瘾大，寻常的美式咖啡在他眼里淡而无味，他只喝高压做出来的意式浓缩，而且一喝就是六人份。因此他从来很识相地跟人说，来一壶咖啡，而不是来一杯咖啡。去咖啡店则是一次性要六杯浓缩，合计一壶。

安迪熟悉谭宗明的德行，进门就问：“有什么事，不可以电话里说？”

“放你办公桌上的几张请帖，你最好都去一下。老魏一大早给我打电话，问我能不能说服你去追悼会。”

“我说呢，你这么早出现，不大正常。我等会儿答复他，不去。你会不会为难？”安迪坐下看请帖，都是行业内的各种年会，说到底就是业内人士的年终交流会。当然有必要去，尤其是她已初露锋芒。

“不会。但听说你最近情绪低落……”

“与那边的人无关，是感情问题。我正想讨教，元旦三天想去热带旅游，晒太阳去，海市这鬼湿冷天气让人抑郁。要求是：直飞，温度高于 30℃，海边，旅游设施成熟，元旦前一天走，一个人。”

谭宗明想了想，打电话给他助理，让立刻着手去办。“你的感情问题，有什么

需要我帮忙的吗？”

“没有，已经解决了。你今天来就为这事？小题大做了吧。”

“有没有良心。我要是关心你每天怎么操作，怎么被你打出去都不知道。除了小题大做一下我还能做什么？”安迪微笑，笑了会儿，才看着刚打开电脑上助理的提示，道：“首先，你把本该属于我的一壶咖啡喝了。其次，我接下来很多事情，你可以走了。”谭宗明攀住沙发扶手哀哀地道：“再让我说件事。大家向我求情，求你别把午餐整成餐会了，被你一个个问题逼问，大家会得胃病的。”

“刘、关、张三位？提示式的简单问题也会有压力？可以递辞呈了。我不会亏他们年终奖。”安迪边说，边吩咐助理请包奕凡进来。“我也这么跟他们说。”谭宗明笑嘻嘻地走了。走到门口，先截了包奕凡，肉麻地拥抱起腻了几下，才握手道别。安迪挑着眉毛看穿西装的包奕凡进门，“显然是昨晚到的，为什么不随时打电话联络呢？”

“昨晚一下飞机就给你电话，关机。想你可能已经休息了，不打扰。亲自专程送一包资料来，这态度怎么样？”安迪却问：“跟老谭拥抱，不肉麻？”心里则想到，好巧，昨晚只关了半小时的手机，就把包奕凡的来电给隔绝了。包奕凡只是笑，“中午一起吃饭？”

“中饭已经被我定为工作餐例会，简单总结上午情况，部署下午安排。晚上……”她翻出一张邀请函看了看，“可以携带一名陪同……你有空吗？我借花献佛请你吃饭。”

“没空，我大约晚上七点的飞机回去。”包奕凡意味深长地看着安迪，刚想说几句私底下的话，安迪抢着道：“你显然今天行程安排得紧张，我不占用你宝贵时间。这包资料我会利用晚上时间尽快看完，然后我提前三天跟你约个时间，好好谈谈具体操作。甚至可以模拟一下。”

“我很失望。行了，你忙，不干扰你。送你一串贝壳项链，小玩意儿，请笑纳。”

“别走，别走，我打开看看。”

“你以为我行贿？喜欢吗？像是小孩子玩的小玩意儿。”

安迪牵出一串色彩斑斓的“贝壳”，绕在手指上凑到台灯下瞧。她一向不喜欢那种花花绿绿的东西，对这个却是一见倾心，“亿万年前鲛人的眼泪——彩斑菊石。”

“我不懂这是什么，只懂送错东西会挨打的。”包奕凡嬉皮笑脸地，“元旦有

安排吗？”

“已经有了。”

“春节呢？元宵呢？”

“我春节有点事去美国处理。”

“总之我提前一个多月跟你约，你得让我做跟班。订机票时候别忘加上我的名字。”包奕凡笑嘻嘻地站起来走了。该人的态度早已写在脸上了。因此还是知趣点儿，别赖着要人给答复了。

安迪举起手中的菊石项链，从项链圈圈里看着包奕凡走出去，也不禁一笑。还好，穿上西装的包奕凡没有肉腾腾的性感，容易相处得多。

曲筱绡起床时候压根儿就把昨晚写字条贴 2202 的事儿扔到脑后。她只是搜肠刮肚地回忆赵医生那个诡异的笑容，继续怀疑笑容后面的各种可能性。直到钟点工阿姨一声大叫才将她从浴室镜子面前拖走，她当然清楚钟点工叫什么，走出去拿出两百块钱放茶几上，什么都不用说，回镜子面前戴美瞳贴睫毛。

过了会儿，钟点工敲门，“曲小姐，这张纸你要不要留着？”

“什么纸？”曲筱绡眨巴着眼睛走出来，到钟点工面前的时候已经完全适应眼睛内外的一切累赘，所以毫不费力地看清钟点工手中字条上的字，记忆恢复了，“嗳，不能扔。”曲筱绡连忙将字条收回，但已经看到钟点工脸上偷偷的笑。

曲筱绡走到窗前看字条，一边看一边翻白眼，可翻着翻着戴着美瞳的眼睛不舒服，只能不翻。而且她也看出安迪写得系统全面，有许多想法正是她的揣测。曲筱绡翻来覆去看了三遍，小心收进包里，带去公司，准备闲的时候好好对照。至于其他人写的内容，她的眼睛一掠而过，都没记住。

到了公司，曲筱绡以前拜访过的配套商来电话，问她去不去参加 A 市一项市政工程的招标，如果去，两家可以联手。曲筱绡毫不犹豫问配套商认不认识招标办的人。配套商说一个都不认识，这个消息是他一个老战友传递给他。招标商很直接地跟曲筱绡说，如果曲筱绡也跟他一样不认识内部的人，他得赶紧找其他人合作，时间不等人。

曲筱绡当即大叫一声：“我认识当地地头蛇。给我一天时间，我看能不能通过他找到人。”放下电话，曲筱绡立即找出安迪的号码，但看看手表，只能等待。不

到十一点半就打安迪电话等于找死，因为那时安迪正忙碌工作。

曲筱绡焦急等待的时候，一个朋友的电话打进来，“曲曲，睡醒没？”

“废话，早坑蒙拐骗一上午了。”

“打算评劳模？我借你几把扫帚，这玩意儿一般清洁工和淘粪工最能评上。”

“这几把扫帚你自己用，你骑上都不用化烟熏妆就整个儿一巫婆。你什么事？胆儿这么肥，肯定事情跟我有关。”

“没错，刚听说一件事，你那俩哥哥刚从农村出来吧，怎么什么都不知道就敢凭几把钱硬闯我们圈子混，早晚被人斩死了，他们还特冤大头特开心。跟你说一声，最近那两人很大手笔地做期货，你看着他们点儿，就那刚洗干净泥腿子的实诚劲儿，准落入圈套。”

“你帮我问问，他们拿多少本金做期货。”

“你注册资金的三倍。哈哈，我很好奇哦。”

“什么？”曲筱绡蹦跳起来，在办公室里左冲右撞，“你没看错？”

“怎么会看错。你那注册资金又不多，他们两兄弟拿那点儿钱做期货，不算劲爆新闻。我们只是昨晚议论一晚上，为什么他们手头的钱比你的多，哈哈哈。”曲筱绡被朋友取笑得火冒三丈，但她真火了的时候，反而不骂人了，“知道了。改天请你，好好谢谢你。喵的，我被蒙在鼓里了啊。”

曲筱绡在办公室里冲撞了十分钟，立马打电话给她妈妈，询问究竟是怎么回事。她妈说这是她装大度划出去的钱，让那两个儿子学习投资。曲筱绡听说这是她妈的计划，便不问了，只是道：“你不心疼吗？那两个现在被人怎么笑话，你知道吗？土财主！他们拿着钱去投资期货，被人连骨头渣子都啃掉。”

“舍不得孩子套不住狼。这事儿你别管，你要觉得不公平跟你爸嚷嚷几声就行了。”

“什么意思，搞什么飞机，我家的钱给那两个乱花……啊，不跟你说，我要打个重要电话。”正好手表上时间指到十一点半，该安迪了。“昨天跟小刘怎么样……”曲母才问到一半，那边电话就咔嚓了，只得无奈摇头。曲筱绡那边飞快拨通安迪的电话，“安迪，问你要包总的电话。我在那边有个项目，需要请他帮我引荐几个人。”

“很巧，早上刚来过我这儿，晚上飞走。你赶紧找他还来得及。”安迪报号码让曲筱绡记下，“赵医生究竟是怎么回事。”

“我也想不出来，一会儿贱兮兮，一会儿又高深莫测。你觉得你写的够全面吗？”

“我情场经验怎么跟你比，我怀疑赵医生也是个跟你差不多的老手，你自己看着办吧。”

“对哦，他读大学时候已经很热爱做什么有趣的事了，不会比我差劲……我再想想。可是我好后悔昨晚上没杀回来看一眼，他等在我家门口的样子一定很贱。”

“我有录像，替你存着。”曲筱绡当即尖叫，异常欢乐。安迪翻着桌上刚送来的度假资料，道：“我刚定下元旦普吉岛悦榕庄的行程，四天三夜，你想不想一起去？带泳池的房间。”

“非常怜悯地跟你说，度假怎么能跟同性一起去呢？不是你被我烦死，就是我被你憋死。拜拜喽，我看只有你一个人去了。”安迪打开悦榕庄的网页，放弃劝说曲筱绡。也好，一个人去，随便怎么横着竖着都行。

曲筱绡一个电话立刻找到包奕凡那儿，扯的当然是安迪的名头。包奕凡一下子就回想起来，“哦，那天中午吃饭时候，我看你一直在玩小人偶。”

“呵呵，那是樱桃小丸子，当然只有与工作不相关的时候才会拿出来玩。包总，你在哪儿，我想找你请你帮个忙。”

“哦，我正跟朋友吃饭，今天安排很紧，改天好吗。”什么改天，这种话曲筱绡说得最顺口，都是对她看不上的追求者说的。“我知道包总很忙，难得来趟海市。但我跟你交换，我有安迪元旦单独出行的行程，你，帮我介绍个关键人物，我要参加贵市的一场招标。”

“不如……下午五点，你送我去机场，我们路上谈。”曲筱绡做个鬼脸，“您可真不客气哦。嘻嘻。”包奕凡也是嘻嘻一笑，谁都没觉得有什么不妥。然后，曲筱绡就一个电话打给她的配套商，提前通知：搞定！连她自己都没想到能这么顺利。毫无疑问，包奕凡愿意下血本跟她交换有关安迪的信息。公子哥儿她见多了，跟魏渭那种靠自己双手做出来的不同，包奕凡等公子哥儿舍得也敢于赤裸裸地献媚，只要他当时认为值得。

当然，曲筱绡笑嘻嘻地想到，魏渭和赵医生那种人，则是敢于做出到女友门口苦等之类的苦肉计。花钱少，回报高。

关雎尔向顶头上司递交年终总结后，一直惴惴不安地等待上司的评价。而终于等上司召见了她之后，她变得更加惴惴不安。上司说她的总结写得太实在，缺乏渲染的总结总是与枯燥挂钩，枯燥的总结又如何打动考核者的心呢。上司关切地让她考虑修改。

吃饭时候，关雎尔打电话问樊胜美，人事究竟喜欢什么样的述职报告，简洁的，还是华丽的，或者事无巨细的。樊胜美热爱举例说明，“你想，人都是一眼被他人的美貌吸引，才有兴趣探究那个人的内心。以此类推，你想想你该如何写你的总结。”

关雎尔想到安迪教她的工作关系论，“公司雇用我，是看中我为公司盈利的能力。因此是不是人事拿到年终总结，注意力直奔工作能力而去呢？那么我的报告应该更强调工作能力。可那么做又会不会招致吹牛嫌疑？”

“谁都说娶老婆的要求是宜家宜室，可最终都奔美女而去。所以你说呢？”

“哦，写得漂亮是第一要求。”

但关雎尔不同于邱莹莹，若是邱莹莹，一准完全照樊胜美所说去做了。自打22楼出现安迪之后，关雎尔心中有了对比，因此樊胜美的建议只是提醒她一个现实，那就是人事很难通过一份总结就精准量化一个人在公司的价值，人事的判断受太多非理智因素的影响，因此个人总结必须如顶头上司说的，不能写得太老实头。但关雎尔却不认为，写得华丽是打动人事的第一要素。毕竟他们公司的人事看上去非常专业，不可能像打了激素的发情男只要看到美女就可以忽略美女是不是妖精所变。

不用考虑太多，关雎尔把最终答案押注在与安迪的通话中。可惜安迪的电话一直不是忙碌就是关机，关雎尔却等不到安迪下班才问，因为一年新人考核对她太重要，她必须全力以赴，分秒必争，使出浑身解数。

安迪接到关雎尔电话的时候就笑了，“你和小曲都很厉害，我上午才刚结束工作，水都还没喝一口，小曲电话就进来了。现在刚结束餐会，人才刚站起身呢，你的电话来了。很要紧的事？”

“我……可能有点小题大做。我的年终总结写得很辛苦，人事将就此对我进行考核，还要面谈。可今天我上司说我写得不够亮眼，我想你肯定写了大大小小无数考核报告，该怎么打动人事呢？樊姐是资深HR，她跟我说，要有美貌，才能让人愿意探究内在。”

“小樊这个办法可能适用于不大职业的人事，据我跟我们人事的交谈，他们会

抓住几点要素快速审核总结，这几点要素很难用花言巧语掩饰过去。你首先需要分辨你们人事在日常工作中的讲话，提取其中透露出的他们关注的重点要素。根据这些要素，我一向采取的方针是先入为主。先入为主是人的认知缺陷，包括看见美貌就忘了其他就是其中的一种。而我们在职业中所采取的先入为主，我建议还是职业一点为好。我的办法是在总结的最开始，用强劲而洗练的语言灌输符合人事所需要素的要点 ABC，让看报告的人不由自主地顺着你给的思路框架走。你看看你能不能做到。”

“我肯定做不到你的强势，但我会尝试。你这一说我想到了，我写得太婉转。”

“这是你的性格。”

“是的，真不好意思。可我已经改了不少。”

“绵里藏针对你可能更合适。至于先入为主的办法，以后你会接触很多对内对外的文案，都可以用到。总结起来无非是摸透对方的需求，让他接受你的思想。意思就是这些，我上班了。”关雎尔才放下手机，一位刚吃中饭回来，可能听到下半段的同事闪着眼睛问：“老大跟你谈话了？你向李朝生搬救兵？”

“外面很冷哦，你鼻子都冻红了。中饭吃点儿什么？”同事与关雎尔同年，一样充满忐忑不安，见关雎尔回避话题，又紧盯着问：“李朝生怎么说？”关雎尔翻出手机给同事看，“你看这是李朝生的号码吗？”同事却说：“李朝生换手机了？”关雎尔无语。为了这个年终考评，一年工龄的这帮人风声鹤唳，几乎互相倾轧，繁重的工作压力之外，更是心理压力巨大，每个人似乎都失去平和。进去办公室，关雎尔看到刚才那同事走进她隔壁的包厢后，快手快脚查阅李朝生的手机号码，几乎是堂而皇之地当着关雎尔的面来做。关雎尔不禁偷偷翻白眼。

安迪下班，与同事一起走到地下车库公司买下的停车位取车。她的车子是很骚包的橙色，即使在昏暗中也很容易辨识，而她更看见车尾靠着一个人。不是奇点是谁。她与同事说了一声，发现同事的眼神似乎是对奇点不以为然。倒是不出所料，奇点的长相确实挺不张扬。

若是曲筱绡看到此情此景，定然捧腹大笑。安迪则是走过去，先冲奇点笑笑，赶紧打开车后盖，拿了一瓶矿泉水。她也不怕奇点看出她的心烦意乱。“安迪，我们在我们第一次见面吃饭的饭店订了位置。我们这就过去？”

“不去。你是那么理智的人，为什么一直不承认现实？再见面，两个人都没完没了啦。”

奇点不答，定定地看着安迪。安迪被看得浑身毛躁，扭开瓶盖喝了一口酒，转身钻进自己车里，迅速锁上所有车门，点火启动。奇点想不到安迪一点不留商量余地，拍窗喊道：“安迪，别走，别走……”心里却知里面肯定听不到，这车隔音做得非常扎实。而安迪则是似乎失去理智地将车直直倒出车位，全然不顾奇点就在后面。奇点下意识地急忙避走，跳到一根柱子后边。却看到安迪的车子经过他身边时，安迪嘴角似笑非笑。

奇点当即领悟安迪似笑非笑的意思。是，他躲什么。正常人怎么可能放着一个大活人不管，真的压上来。可他下意识地躲了。他真的连想都没想过，完全是下意识地猛躲。仿佛眼前的的女人真的会脸一翻就精神失常。在脑袋转得比他更快的安迪面前，他猝不及防，完全暴露连他自己都不大清楚的潜意识。

奇点呆呆地看着车子离他远去。

安迪在堵塞的车龙里驱车慢慢爬行，趁机给谭宗明打电话，要求换车，以免以后又被守株待兔。

邱莹莹拿塑料袋拎着一盒巧克力下班，浑身轻快得像失去地心引力。只是路上接到樊胜美一个电话，要求她在地铁某个站点下车等候，一起去看一家酒店。邱莹莹一口答应，她先到一步，站在约定的宽敞地方等候。她很有耐心，因为时不时可以啃一口巧克力。她总想一颗巧克力慢慢地啃，可总忍不住两口就囫囵下肚了。

但等看到樊胜美时，邱莹莹还是大方地递去盒子，让樊胜美一起吃。樊胜美识趣，说她一到晚上就不敢吃东西，尤其是热量如此高的巧克力，怕肥。但还是在邱莹莹的坚持下，吃了一颗。

樊胜美领邱莹莹来到一家五星级酒店面前，指着灯火辉煌的整座大厦，道：“我请猎头朋友帮忙推荐，朋友推荐我来应聘这家酒店的人事部经理。我先来踩点，摸清他们经理人员的服装，面试穿上与他们风格类似的，可能比较容易被认同。”

“哇，经理耶，樊姐你发达了，以后与安迪并肩了。”

樊胜美一笑，“这年头的头衔都给得高，越是门面风光的，职务越是夸张，这家店负责人事的，最高职位是总监。我还是坐老位置，工资也相差无几，不过就在

市中心，以后回家逛店都方便。王柏川不在的时候，可以考虑帮他看顾一下公司。我们进去吧。低调，别让他们的员工注目。”

邱莹莹跟樊胜美穿过街道，但樊胜美立刻发现了异常，让邱莹莹收起塑料袋，宁可抱着密封盒，也比拎着塑料袋更上得了台面。邱莹莹听凭樊胜美摆布，她除了跟安迪在五星级高档酒店住了一宿吃了几顿之外，平时想都不去想那种高档地方，反正那不属于她，她也不妄想。但邱莹莹抱着密封盒跟樊胜美穿过酒店雪亮的玻璃门，擦着衣服笔挺的门童进去里面大厅，第一次油然生出心虚来。不像跟着安迪，有什么事安迪肯定扛得起。而樊胜美与她差不多，那些闪亮的茶几，宽大柔软的真皮沙发，还有书架上的时尚杂志，她都不敢乱碰，免得有人跳出来问她收钱。

樊胜美则是经常出入高档场所，拉着邱莹莹在一张双人沙发上坐下，取个好角度，正好可以看清饭店工作人员的人来人往。她见邱莹莹缩着双肩，笑道：“放心，越是这种大饭店，免费的项目越多。大堂坐着没人赶你，去厕所也没人管你，手纸小毛巾什么的随便用。”樊胜美边说，便想夺过邱莹莹怀里的密封盒，让邱莹莹随意着点儿，可邱莹莹紧紧抱着不放，仿佛密封盒里的是核按钮，身子则是与沙发背离得远远的。

樊胜美无奈，只能任由邱莹莹浑身见不得大世面的样子。但有邱莹莹陪着，樊胜美好歹不落单，可以大大方方地坐着细心观察。

邱莹莹坐了会儿，却受不了了，温暖的环境里，她特别容易饿，肚子早长一声短一声地叫开了。只是为了义气，忍饥挨饿陪着樊胜美。她前阵子找过工作，知道找工作的艰难，樊姐有这么好的机会，她当然全力帮忙。与樊胜美专注于酒店员工制服不同，邱莹莹就是漫无目的地乱看。忽然，她见到一抹熟悉的身影。“安迪！”邱莹莹差点儿跳起来，终于有点儿兴奋。

樊胜美顺着指点看去，果然安迪穿着笔挺的套裙，身姿婀娜，与一名男子站在大堂一个远离人群的角落热烈交谈。她连忙阻止蠢蠢欲动的邱莹莹，“别过去打扰，人家在谈工作。”

“不是魏兄，那就肯定在谈工作啦。我不过去，我给她发条短信。”

樊胜美笑道：“你可以打好字，但千万等人家谈完转移场地的时候，再发出去。”

邱莹莹根本不听，“一条短信又没什么的。发，立即发。”

樊胜美微笑，但心里忽然生出点儿酸意，看邱莹莹这会儿高兴的，像小老鼠看

见油瓶一样。

安迪看到手机短信，抬眼四处找找，看到休息等候区的两位邻居。但她正与人谈重要工作，只是举手向两人示意一下，继续交谈。邱莹莹接到信号，这才放松下来，将怀里的盒子放到身边，懒洋洋靠到沙发背上。仿佛肚子也不怎么饿了。

不到一个小时，樊胜美基本上摸清这家酒店制服的套路，起身拉邱莹莹离开。邱莹莹这回却坐着不走了，“要不要打个电话给安迪问她什么时候走，要是她也很快走，我们等等她。”

“她正忙着呢，你电话过去，倒是害她惦记着我们回家，不能与人好好交流了。”

“晚上不能让她落单啊。她有时候看上去傻傻的心不在焉的，好像不大会照顾好自己。”

樊胜美扭头偷笑，忍住笑，才道：“你放心，她开着车呢，一块铁包着她，安全。”

邱莹莹这才跟着樊胜美走。在樊胜美最后回头欣赏酒店水晶宫般繁华的时候，邱莹莹看看依然在与人热烈讨论的安迪。

与一个月前，甚至几星期前的酒会不同，才几天时间，安迪在业内的名头越来越响亮，不断有人上来自我介绍。于是酒会结束，又有咖啡桌边的私聊。直到十一点多，安迪看看手表，说她撑不住了，才被同行放行。

谭宗明换给她的果然是低调得多的商务车，看车尾是辉腾，看车头，都会误以为是帕萨特。安迪坐上车，一想到换车的原因，不禁长吁短叹，情绪低落。她呆呆坐了会儿，打开 GPS 背熟回家路径，有点儿魂不守舍地开回家去。不出所料，她迷路了。当然她有老办法。她叫了一辆出租车，跟司机说地址的时候，鬼使神差的，她报出奇点住的小区的名号。

出租车司机很快就带安迪到了奇点住的小区。如同许多小区，一到晚上周围停车停得针插不入。安迪在很远的地方才找到车位，一个人慢腾腾地往小区走。但稍微接近，就止步了，抬头数着楼层，寻找属于奇点家的窗户。窗户里透出灯光，显然奇点在家。在看书吧，还是上网？

安迪站在行道树下胡思乱想，早年还是网友时候的聊天，后来两人的接触，一幕一幕，纷至沓来。想得出神的时候，忽然，灯熄灭了。他睡了？安迪又是站了会儿，面无表情地往远处的车子走。眼泪却是又不听使唤地落了下来。她现在克制不住自

己的情绪，很差劲。

回到欢乐颂 22 楼，才出电梯，便听见有歇斯底里的饶舌歌从关闭的楼梯间门传出。安迪心中生出一丝警惕，偷偷走近楼梯门，确定声源就在 22 楼的楼梯间。而这声音是如此古怪，听似熟悉，安迪却是想来想去与 22 楼的所有人对不上号。她终于下定决心，小心地拧开楼梯间门锁，往里一看，傻了，昏黄路灯下竟然是皱着眉头捏着拳头忘情投入饶舌的关雎尔。因为戴着耳机，关雎尔没听到有人开门，安迪看了几秒，又轻轻将门关上，回到自己家里。她怀疑关雎尔卡在年终总结那儿了。一个总结，一次面谈，有这么磨人吗？

这一想，安迪发现自己在事业方面着实幸运，似乎从来不用担心考核问题，都是上司主动将她提前提拔或者涨薪了。可见每一个人有每一个人的烦恼。被关雎尔的饶舌歌一打搅，安迪脑袋放松了一点。她揭了门口一张字条进屋，看清是曲筱绡所写，要求安迪回家不管多晚都抽时间给她看录像。安迪打了个电话给曲筱绡，果然，不到一分钟，敲门声响起。

安迪动手在台式机上刻录录像，曲筱绡连这点儿时间似乎都等不住，在安迪身后跳来跳去。很快刻录完成，曲筱绡却要坐在安迪家里看。安迪早在刻录的那点儿时间里打开手提电脑上的邮箱，收看电邮。见曲筱绡赖着不走，她也无所谓，只顾着自己看。

录像从赵医生敲门起，曲筱绡开始变得激动。然后，便模仿赵医生的各种坐姿，不断跟安迪说，赵医生爱她，爱惨了。安迪当作耳边风，专心致志看她的报告。遇到有不满的，当即发电邮给同事。早上被她点名的“刘关张”中的一员刘斯萌又将数据张冠李戴，安迪看完，用黄色标出错误，发邮痛斥，“只要有一个关键数据出错，整篇报告作废，你却错误百出。市面上多的是你所专注领域的分析报告，唯有前三才有人看，其余都是垃圾。而你的这份报告，你以为是什么？我需要在明早八点钟之前看到修正版。”

曲筱绡课间休息，扭头看一眼安迪的屏幕，正好看到这几句，笑道：“老实头吧？我回国做老板才发现，我在老实头那儿受的气，比在滑头那儿受的还多。我就是硬生生被老实头急死，急死前是先跳脚死。可你还不能骂老实头，谁跟老实头作对谁就是恶魔，因为大家都知道老实头是好人。”

安迪只能耸耸肩，“我很奇怪，一个人怎么可以把同样的错误一犯再犯。我还

真不敢骂他，其实我更想写的是：你这份报告，连垃圾都排不上。唉。劝他自动辞职，怎么暗示都不见效果。”

“明示，怕什么。只要补偿谈好，什么不能做。”

“从人事到我，一面对面，他大男人那一张愁眉苦脸，谁都不忍心。我都不好意思说他了，还是电邮最好，不见面，还能说上几句。就希望他能快起来，准确起来。”

“不说你的事，没劲。你还记得你写给我的几条吗？我白天还怀疑，赵医生那一笑背后肯定有阴谋，没那么简单。可看看这儿，录像，有图有真相啊。你想他是多骄傲的人，他就这么在你们眼皮子底下等，他得多爱我才做得出来啊。安迪，他的笑肯定是硬挤出来的，肯定的，想留给我潇洒而走的好印象。”

安迪将信将疑，但她对此水平麻麻，只能问一句：“确定？”

“当然。我明天找他去。你也加油抓住包总，帅哥是稀缺资源，现在不抓紧找个帅哥谈恋爱，老了就变成养小白脸了。”安迪翻个白眼，“刘帅哥怎么办？”

“继续办！”安迪只能继续翻白眼，但手拉鼠标翻到下一页，一看邮件名称，就道：“你可以走了，回家自己看去。”曲筱绡扑过去，“是不是有绝密挣钱消息？让我看看嘛。我保证不透露出去。”

“呵呵，自己都保管不住，还怎么指望别人。”安迪将笔记本电脑合上，“回家吧。”曲筱绡趁热打铁，“换种说法，凡是你告诉我的，都不是什么需要保密的？”

“有所指？”

“指什么？”曲筱绡笑嘻嘻地跑了。安迪这才翻开笔记本电脑，继续看电邮。这部分消息由谭宗明负责收集分析。安迪越来越感觉到，这部分消息在她工作中的指导作用，比她的科学分析更重要。

樊胜美买好早餐，在小区门口等来王柏川的车子。见王柏川脸上有点儿浮肿，一问，果然又是应酬到很晚。海市好玩的太多，而时间太不够，客户一来，便需要王柏川全陪到底，不过因此感情深厚，促进生意，王柏川当然踊跃亲力亲为。“我打算换个工作，眼下有个比较合适的意向，后天面试。如果成了，以后几站地铁可以以上下班，你就不用浪费睡眠时间接送了。”

“后天什么时间，我送你过去，保证你最佳状态。”

“等着你问这句话呢。后天上午十点，我这儿可以九点出发。面试出来，我还是去上班。你只要把我送到面试地点就行了。”